

梁書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劉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招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到沆字茂溼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旣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

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元  
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  
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  
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  
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漑洽竝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  
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  
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祚拜  
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  
時高祖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  
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

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  
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劬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  
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  
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  
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戲歛  
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  
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具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入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  
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  
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  
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  
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  
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  
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  
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

旣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  
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  
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  
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  
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  
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  
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  
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

梁書傳四十三  
五  
為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  
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  
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  
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夫  
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  
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  
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  
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  
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  
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  
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曾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啻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

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  
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  
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邴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摧辯茲  
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雖黃有  
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等自恥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同彼  
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  
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  
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  
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昭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  
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  
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  
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  
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  
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緇弟緩  
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  
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

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貞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毋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爲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避竝爲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  
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爰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  
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  
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  
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  
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敷  
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  
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爨作瑞室頌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爨嘗品古  
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  
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曷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  
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楊枚

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  
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  
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  
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  
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  
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  
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  
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  
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  
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

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弃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嶠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諠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清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岍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  
亦預焉兄弟竝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樂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白始熟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  
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  
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  
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僂馬詔興嗣與待詔到  
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貞外散騎侍郎進直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竝使興嗣爲文帝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䟽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九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暮月  
母攜還鄉里宋恭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  
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  
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髮旣  
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  
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  
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  
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  
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  
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秋  
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  
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

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  
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  
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  
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  
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饗而居大位自古所  
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綸

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諛讓讓咋異端  
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宜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  
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  
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

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  
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  
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  
莫用俟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客  
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  
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

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天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彭韓之豹  
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  
梗槩夫靡顏臆理哆嚙顛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

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  
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  
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  
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岷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

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噐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櫛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

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胥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  
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微未洽斯義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  
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  
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  
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  
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  
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  
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

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爲善  
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竒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  
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  
之凡再反峻竝爲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

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  
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  
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  
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  
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

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  
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常更始之世手握兵符  
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  
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  
通督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  
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  
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

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與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



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噀  
爲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  
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  
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衆軍北伐  
幾卿啟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  
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  
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  
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  
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

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蘭香兼御羽觴競  
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  
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  
遙更謂修夜爲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匪尚官  
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  
爲資徒以老使形踈疾令心阻沈滯牀篔簹彌歷七旬夢  
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  
任命爲膏酥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微  
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

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恨  
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踈來侍未辱連劔飛  
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  
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  
及藻成立歷清宮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  
越騎校尉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

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  
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  
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  
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言二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騶所陳遷步兵校尉兼  
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騶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  
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本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形其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  
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  
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  
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  
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

詭飾羽尚畫文繡擊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  
如魏文迷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  
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  
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  
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徃徃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  
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  
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  
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  
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  
噐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巳夫銓叙一文  
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  
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

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摩  
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旣沈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旣成未爲時  
流所稱總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總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有勅與慧  
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  
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文集

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  
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  
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為約賞齊末為  
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  
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唐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  
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  
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遷為大司馬從事  
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

東王為荊州引為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  
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  
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  
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王侍郎累遷安  
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  
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  
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  
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  
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

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青囊舊  
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遽日招致之昭明太  
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宜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  
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  
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  
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  
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

爲敗家賦擬莊周馬樞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  
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二十  
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  
恩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  
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宜惠豫章王行參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  
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

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  
牛形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  
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  
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前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  
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  
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  
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  
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懼多與事奪日暮塗碑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  
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君之地休璉所述  
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  
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  
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  
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旣爲警策贈賢從時復高  
竒解願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  
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而作撮字昉問杳  
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干  
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亦其例也訪大驚曰吾自嘗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  
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  
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  
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  
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  
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  
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  
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蒲縣人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  
府參軍詹事徐勉班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  
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  
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  
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  
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  
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遂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  
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  
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  
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



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  
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  
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  
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  
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  
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  
食及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  
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醮其子遵行之杳目少至  
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藝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

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  
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眺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  
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  
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  
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旣長美風采好  
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

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  
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  
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  
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  
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  
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

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  
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  
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  
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  
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  
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  
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  
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詣記

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日以試之  
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  
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  
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  
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岫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

雙齊未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  
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  
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  
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  
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  
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遠隆渥累牘無  
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  
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損落宴處榮  
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負案三栢僅存

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眈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  
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資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  
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

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  
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稟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  
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臆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

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  
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  
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  
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  
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  
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  
捐此薜蘿出從鸚鵡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  
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  
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

多幸但夙有風欬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  
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  
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  
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縉紙昔仲宣才  
放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  
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悶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苔  
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遊萱蘇書不盡  
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

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  
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  
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  
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  
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  
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  
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  
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  
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  
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晉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嘗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

舉置酒臨華殿時葦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雋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旣長好

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玉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  
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  
奕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  
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  
新製鱗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  
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

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  
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尅日舉哀賻錢五  
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  
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  
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  
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  
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  
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



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  
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  
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  
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  
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  
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  
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  
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  
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  
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

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  
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  
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  
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  
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  
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  
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  
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

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  
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  
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  
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  
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  
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  
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  
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

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  
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  
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  
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  
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  
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  
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  
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  
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

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  
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  
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啟自此  
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  
之禍也群士值文明之運摛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  
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  
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遜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耻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詔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

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士人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愾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以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也相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羶為之娶琅邪王氏禮畢

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  
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  
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  
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為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  
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  
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應與陳郡謝滄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友從弟  
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采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冢  
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為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

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  
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  
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  
悅無已遺點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嘗患渴  
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  
為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  
散馬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  
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  
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

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  
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  
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論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  
官而為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  
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為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  
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暨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  
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  
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

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况以穀綃見文叔求之  
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  
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栖  
志宵冥朕日吳思治尚想前哲况親得同時而不與為  
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為侍  
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  
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徃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  
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徃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募資

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暉卿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  
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栖遑衡泌白首不渝奄  
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賜錢二萬布五  
十匹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  
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  
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賴清微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  
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宵然汾  
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柰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  
學帥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  
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  
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  
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  
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  
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負外散騎常  
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

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徵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

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裙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白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豐禍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



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  
往識禍萌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邦貧  
賤咸恥好仁由已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  
侯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為  
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  
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

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  
世美必望深遙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  
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  
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  
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  
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  
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帝比極大星是也

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  
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  
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  
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  
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藐然絕世猶  
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 荷聖王賜識今又蒙旌  
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  
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  
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

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辰興  
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  
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  
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  
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  
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  
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  
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  
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間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別為  
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  
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  
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  
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  
費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零  
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

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  
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  
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  
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  
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  
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  
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  
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  
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

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今當代之妻  
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弁八  
十許人竝衣帽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  
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為  
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  
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  
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  
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  
父彥之誠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  
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  
親友因呼為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  
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  
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饜僮  
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  
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  
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  
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閑賢人隱今世路已  
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  
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  
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  
之合藥須得生人獲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  
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

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  
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  
之龜箸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構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  
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遁  
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  
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  
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為三品凡  
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為聖人之跡存  
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為為非道之  
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

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麈麈可駟何以異夫驥駟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

孝緒之姊王嘗命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願始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

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  
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  
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  
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  
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  
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  
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  
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  
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  
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為明帝  
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祕異  
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侍其旁特愛  
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  
仙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  
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  
年歷又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

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為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緇及屈申如恒詔贈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

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瓊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及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比輜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



之寔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  
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  
並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  
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  
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  
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  
問太守王份份即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  
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顓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顓幼清  
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

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顓從叔勃貴顯  
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見顓送迎  
不越於闕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  
王左常侍不就顓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  
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  
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顓素不治家產值齊  
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  
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  
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惲以顓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  
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

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武康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各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菹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竊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

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安辟命不至十年王  
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幼稱純  
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  
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  
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  
涕長兄絜為之娣妻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於  
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  
山諸寺因其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

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歛歛  
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  
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  
正負郎世為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  
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  
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  
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  
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  
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

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  
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  
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  
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  
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  
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  
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  
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  
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

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僇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  
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  
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  
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  
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  
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  
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  
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  
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

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  
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  
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  
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  
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  
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  
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  
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  
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  
弃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

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  
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  
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  
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  
之道孔子云歛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  
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  
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  
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  
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儻合中庸之  
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歛以一千錢

市治棺單故裙衫衣中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歟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内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歟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歎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歟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歎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歎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歎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余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旣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

錢二萬令閔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道黃老詵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

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

荆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  
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  
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在老  
義疏注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  
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  
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  
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  
蒲履手執并欄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

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  
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陽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疆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  
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  
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  
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



王允加欽重徽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極為法曹參軍  
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  
舊徃從之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  
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  
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  
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  
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二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肅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暮月  
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  
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

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  
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  
蠡至乎顛狽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  
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  
本異謝靈運晉書知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  
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知足傳  
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  
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  
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  
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基於少欲國

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  
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  
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  
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  
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  
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  
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故  
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

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  
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  
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  
以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  
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  
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事中郎  
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

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  
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  
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  
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二縣界立屯封山  
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  
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  
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  
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

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部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敕其子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

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安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杼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暨設几席

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關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竒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染

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領丹陽尹引為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為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表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懦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為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為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

從之季直又請儉為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為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遷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為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為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歛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為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為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為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為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為臨川王友復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

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  
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  
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為中書侍郎遂辭  
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大  
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述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庾華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暉

何遠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掊刻聚歛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貲計丁為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舞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

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驥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並以廉絜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徃徃承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為良吏篇云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弱冠為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



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即位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

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藹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華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勲爲御史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旣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滿

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

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

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  
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並納之以母憂  
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詣謁  
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  
立之堦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  
遷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  
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  
擬貴人邪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

焉由是士庶駭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  
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  
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  
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  
如故瑀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  
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  
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  
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  
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

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  
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  
述曾為之師友起家為守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  
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  
述曾為人謇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  
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  
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  
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軍出為永嘉太守為政清  
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  
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

諸凶黨緝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  
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聞甚嘉之下  
詔褒美焉徵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  
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檐者民無老  
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  
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  
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徃莅永嘉治身廉  
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  
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  
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繫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

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竝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賊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朞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

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  
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  
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  
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  
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舉送車輪  
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  
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  
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  
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

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  
爲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  
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  
敕募千人自隨謙口蠻夷不賓蓋行之失節耳何煩兵  
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  
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  
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  
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  
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疆

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  
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  
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進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  
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殿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  
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項之免爲中散大  
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  
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  
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  
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  
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爲郡

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  
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旣至高祖嘉其清絜甚禮異焉每  
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  
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  
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  
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蘆蔭屏風冬則布  
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  
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  
義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  
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

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舉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當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特此得勝入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

名是也

伏暄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類以外職處暄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曼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



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親是情非兩觀之誅豈及米有陵犯名教要

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暉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

辭去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  
可恕竊以暉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  
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  
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  
及請以暉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  
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暉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  
臣伏暉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  
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  
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  
佩茲龜組豈殊線緜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

以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暉  
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  
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  
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  
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  
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暉於齊  
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暉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  
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暉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  
畧相侔暉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  
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接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

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旣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作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勲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都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調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

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  
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賊  
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為鎮南將  
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  
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  
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存  
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  
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  
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  
深朗為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

好開途巷脩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  
焉田秩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  
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  
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  
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  
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  
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  
仍為仁威長史頃之出為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  
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疆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  
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

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  
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為俗  
士所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  
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  
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  
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  
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為征西諮議參軍  
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  
役繁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

矣梁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楨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  
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  
桀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多

飛



